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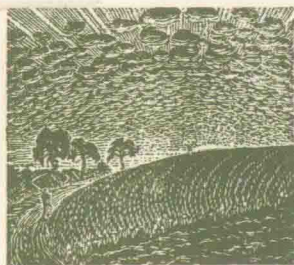
清馨民国风

河山漫記

梁启超 胡适等著 朱丹编

超 适 芳 杰 源 尊 哲 艾 照 侃 深 文 发 隽 宣 江 德 乾 愷 风 梅 琴 固 彦 铭 紫 戈
梁 胡 何 刘 胡 夏 陈 塞 王 饶 赵 钟 李 任 庄 丁 倪 萧 丰 叶 石 陈 滕 鲁 鞠 叶 任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清馨民国风

河山漫记

梁启超 胡适等著 朱丹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山漫记/梁启超,胡适等著;朱丹编.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5.4

(清馨民国风)

ISBN 978 - 7 - 5638 - 2309 - 3

I. ①河… II. ①梁… ②胡… ③朱…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6725 号

河山漫记

梁启超 胡适 等著 朱丹 编

Heshan Manji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北京市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8.625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38 - 2309 - 3/I · 33

定 价 26.00 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这本书中的几十篇文字，都曾刊载于民国时期的出版物。其中一些篇目，近二三十年中曾经从繁体字变为简体字，或多或少为今人所知；但更多的篇目，似乎一直以繁体字竖排的形式，掩隐在岁月的尘埃中，直到我们发现或找到它们，再把它们转换为简体字，以现在这套“清馨民国风”丛书为载体，呈献给当今的读者。

收入这套“清馨民国风”丛书的数百篇民国时期的文字，堪称历史影像，也可以说是情景回放。它们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是近 200 位民国学人的集中亮相，也是他们经历、思考与感悟的原味展示——围绕读书与修养、成长与见闻、做人与做事、生活与情趣，娓娓道来。透过这些文字，我们既可以领略众多民国学人迥然不同的个性风采，更可以感知那个时代教育、思想与文化生态的原貌。

策划、编选这样一套以民国原始素材为主体内容的丛书，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而今本套丛书即将分批陆续付梓，我们欣喜地发现，她已经有型、有范儿、有味道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本书收选的作品,有一部分仍处于版权保护期。由于原作品出版年代久远,且难以查找作者及其亲属的相关信息和联系方式,我们未能事先一一征得权利人同意。敬请这些作者亲属见书后及时与我社联系,以便我社寄奉稿酬、寄赠样书。

目 录

1	呜咽的扬子江/ 何其芳
12	巴东三峡 ——入蜀散记之一/ 刘大杰
18	黄河之水/ 胡山源
23	一个追忆/ 夏丏尊
26	再游北戴河/ 陈衡哲
33	青岛海景/ 蹇先艾
36	西湖上的沉醉/ 王统照
41	西湖小品 ——满觉街访桂/ 饶孟侃
45	西溪/ 赵景深
49	太湖游记/ 钟敬文
55	在玄武湖畔/ 李金发
62	庐山游记/ 胡适
95	峨眉忆游/ 任鸿隽
104	攀登华岳/ 庄泽宣
110	太行山西麓的旅行/ 丁文江

- 118 佛国巡礼/ 倪貽德
126 虞山秋旅记/ 倪貽德
150 雁荡行/ 萧乾
171 桂林的山/ 丰子恺
175 北游漫笔/ 叶灵凤
183 武昌的名胜/ 石评梅
189 忆阆中/ 陈友琴
195 都江堰与望丛祠/ 陈友琴
205 龙门石窟/ 滕固
216 洛阳白马寺/ 滕固
224 关中琐记/ 鲁彦
245 青康之行/ 鞠孝铭
253 西宁与塔尔寺/ 庄泽宣
257 岳阳楼/ 叶紫
261 孔庙散步/ 任白戈
265 附录：在北戴河给孩子们书/ 梁启超

何其芳（1912—1977），原名何永芳。著名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红学”理论家。1929年到上海入中国公学预科学习。1931年至193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任教。1937年出版散文集《画梦录》，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曾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其作品主要有散文集《画梦录》（成名作），诗集《预言》《夜歌和白天的歌》，文艺论文集《生活是多么广阔》等。

呜咽的扬子江

何其芳

老是下着雨。我几次路过汉口都遇着连绵的使人发愁的雨，因为都在夏季。但这次特别厌烦，我们已等了三天的川江直航船，听了三天的雨。

在这单调的雨声里，一支下流的、快乐的、带金属声的歌曲忽然唱了起来，从对面广东酒家的话匣子上飘到我们住着的旅馆的楼上，使我起了一种摸弄着微腥的活鱼似的感觉。我从侧面的窗子望出去，一家银行的建筑物遮断了我的视线。空气是十分潮湿。对于这饱和着过多的水分的空气，过惯了北方那种大陆气候的人感到十分不舒服。而且，虽然下着雨，屋子里还是闷热。于是我开了那放在地板上的小风扇。

我同行的孩子正在暗自埋怨着我们国家里的交通吧。她是我更渴切地想早回到家乡，早晤见家中的人们的。

我们都忘记在平汉列车上受的罪了。一天上午，车突然在河南境内的一个小站前停住了，因为前面翻了一列煤车。一直停到黑夜袭来。那使稻谷变成黄金色的六月的太阳使旅客们无辜受了一整天炮烙之刑。三等车厢里倒也安置有风扇，但大概是用来壮观瞻或者做广告的，开的时候很少，车一停便随着关闭了。我的旅伴以一种孩子气的不能忍耐来怨天尤人。我记起了一篇左勤科^①的讽刺小说，那是极刻薄地形容着帝俄时代的交通的。我向她重述了一遍。也是在车上，旅客们正眺望着窗外的风景，忽然发现列车向后方倒开了，原来车掌被风刮去了帽子；倒开到一个树林前，旅客们都下车去替他找寻那顶帽子，寻找了许久许久，然后在一个树枝上获得了，然后大家上车继续前进。感谢我们的国家，我最后笑着说，我们总比在那种情形中好得多了。结果我们也继续前进了。只是到汉口时误了八个钟头，特别快车成了特别慢车。但现在我不仅不借那种天灾人祸来攻击铁路交通，而且开始赞颂了，我说：

“二，你还记得你在车上的埋怨吗？我早就说铁路是我们国家里最进步的交通，有一定的班期，有一定的时间，假若长江的船也和火车一样，我们不是已快到家了吗？”

我有一点儿反复无常。

^①今译左琴科（1895—1958），苏联著名幽默讽刺作家。——编者注。

我在生气，对旅馆里探问船期的人的报告生气。他说今天有一只民生公司的直航船，但不卖票，在上海开头的前两天便停止卖票了。因为有什么考察团到四川去，船上挤满了人。我忽然想起了“四川是民族复兴的根据地”这样一句时髦话。倒霉的是“民族复兴根据地”的^①，我在心里说，你们都走进那狭的笼里去吧。

“我希望我们的家在外面。”我说出声了。

二

我们终于在船上了，一只又小又脏的船，然而是从上海直航到重庆的船呀，所以也挤满了人。好在先买有一张房舱票，于是看着我的妹妹安顿在一间已经住了三个带孩子的女人的房间里，让她去听那“哇啦哇啦”的上海话，闻那人类特有的臭气。然后到大餐间去，因为茶房说那里有我的铺位。到了那里，从旅客们的口中才知道那名叫 Saloon 但既不宽大又不清洁的地方已是很多人的夜寝处了，而且要到晚间才用桌椅做床。旅客中一个瘦长的有高颧骨的年轻人和我攀谈起来了，用他那带江苏口音的普通话急遽地、不很清晰地说了一会儿，说在这大餐间里总比在甲板上好得多，不怕下雨。我望着他说话时噜出嘴角的白色口沫，又转眼望着那挤满在甲板上的用木板做床的铺位和人，蹙一蹙眉头便沉默了。

^①“人民们”，原文如此。——编者注。

但接着他又把我介绍给他的同伴，一个绅士式的举动文雅而且微微发胖的人。他说话缓慢，又是江北口音，我能完全了解。他们是同学，是两位今年毕业的教育学士，远远地到贵阳民众教育馆去做事。他们问我时，我说出我已离开了一年的学校的名字。

我们谈到四川的交通，谈到江苏的学校情形，但谈到我所从来的北方的现状和学生运动，我感到很难说话，含糊地说了几句便又沉默了。

他们转过身去和别人谈话。我仍坐在餐桌前，但渐渐的人们的谈话声在我耳里消失了意义了，我坠入了沉思。在北方这几年，我把自己关闭在孤独里，于是对于世界上的事都感到淡漠，像屠格涅夫小说里的一位人物，“我除了打喷嚏的时候从来不仰望蓝天”，不过在我，“蓝天”应该改为现实生活。我几乎要动手写一部书来证明植物比较人类有更美丽更自由的生活。然而，依我在另一处的说法是“一片风涛把我送到这荒岛上”，我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去了，与其说那是一个学校，不如说是一家出名的私人营业的现代化的工厂，因为那里大批地制造着中学毕业生。我每天望着那些远远地从广东来的，从南京来的，从河南来的孩子，感到我是一个帮助欺骗的从犯。我是十分地热情又十分地冷淡。于是所谓学生运动来了，我们遂成了暧昧的“第三种人”。但果然没有真正的第三种人的存在：当学生罢课后我们仍然随着钟声到教室里去对墙壁谈话的时候，我们是奉命去以愚顽和可怜感动学生；当军警也把我们的寄宿舍围了

两天两夜，连一封信都无法送出去的时候，我们又与学生同罪了。现在却有人问我北方的学生运动……

当我正因咀嚼着这些记忆而感到了微微的不愉快，一个壮健的年轻人走到我面前来了：“先生知道由重庆到成都的汽车情形吗？是不是每天都有？”

“不很清楚。我已有好几年没有回家了。”

“我也有好几年没有回家了。”

从语音可以知道他是我的同乡。从他的光头和松黄色的军裤可以知道他是一位军人。后来他自己说他是一个少尉。

不知怎的又谈到了交通：

“现在已算很有进步了，”他说，“已筑成了很多很多的公路，而且重庆到成都的铁路就快要动工了。”

“我觉得还不成，先生。比如这天然的交通道路，这条长江，我们都还没有能好好利用。”

“也很有进步。很有进步。我们知道在川河以国人经营的民生公司的船为最好，在宜河以下，国家经营的招商局的船也整顿得很好了。假如我这次不是急于回到成都，我绝不坐这破外国船。”

他说话时那种自信的态度使我想到德国的或者苏俄的青年。苏俄的青年在西伯利亚的车厢里劝人学哲学也应该到他们国家里去学，不应该到德国去。而德国的青年则参加政府的焚书运动，高唱着保护德国妇女的歌。我不感到欢喜，也不感到悲哀，只是因为自己的过早衰老，对于这种乐观的态度有一点觉得辽

远而已。

“我并不是说我们国家里没有进步。什么方面都已有了显明的进步，只是太慢，太慢。比如说这长江里的交通吧，至少应该做到每天有国家经营的船往来，和火车一样有一定的班期，一定的时间。”我停顿了一会儿，“我这次在汉口等了四天的船。我仅有一月的时间，准备在来回的路途上费两个礼拜，在家里住两个礼拜，但现在，恐怕只能在家里住十天了。”

“我更只有两个礼拜的假，而且还是从南京到成都。假若不续假，那只有再半途折回了。”

“总可以续假吧？”我没有想到他比我更匆促。

“没有办法便只能续假了。”

他轻轻地叹一口气。我当时很奇怪从一个军人的口中竟发出了这样一声微微带着感伤的叹息。

我们的谈话完了，我转过头去望着那些三个两个亲密地谈着话的人们，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带着不同的口音，在很短促的时间里便成为熟识的朋友了，虽说几天后到了陆地上仍然是漠不相关的路人。

我去看我的妹妹。她这时也只微蹙着眉头，再没有心绪说埋怨的话了。天气十分的热，旅客像货物包裹一样到处堆积着，想起那比较有秩序、比较清洁的三等车厢，简直又要赞颂一番了。但我说着忍耐的话。我说早上一天船便有早到一天的希望，而且今晚船就开了。

三

我在一篇小故事里曾这样写：

“你以为我在说故事吗？在故事上我们说这太凑巧了。在人事上我们却说这太不凑巧了。”下面我再轻轻地加上一句：“一秒钟内有多少可能呢？”

我亲爱的朋友们，关于凑巧或不凑巧，我们下次再讨论吧。这只又脏又小的船在开船后的第二个晚上，在那该死的一秒钟之内，轻轻地行驶到河中的沙堆上去了，搁浅了。早晨我从梦里，或者说从那四把椅子做成的床里醒来，才发现我们的船像一只死了的蚱蜢被小学生用针钉在他的标本箱里。我们在望不见人家的荒僻的长江中游，两岸是青青的高大的芦苇。据说大约在汉口到宜昌的路程的中点。

全船的人都咒骂着“领港”。但茶房们又说 he 是一位“第一流的老领港”。于是有一个茶房找出他出乱子的原因了，说他在汉口上船之前和他的太太吵了架。

我们为绝望、烦躁、混乱和太阳苦了整整两天，然后在第三天上凑巧有一只同公司的宜河船开到了，我们和着行李一齐转过那只船去，到了宜昌又换川河船。经过这几次的劳顿后，我们反转对什么都不抱怨了，只是疲乏，疲乏，疲乏得像一床被抛掷又被践踏过许多次的棉被。

然而在最后这只比较宽大、清洁的川河船上睡了一夜无梦的觉醒来，清晨的江风，两岸的青山，和快到家乡的欢欣，使

我们的精神又恢复了。

船驶到了西陵峡。

第一次入川的外省人都惊讶着山岭的险峻。

那位瘦长的江苏人，沿途都翻着地图，问着地名，有时还在一册袖珍日记簿上写一点什么，这时凭在栏杆上，不住地叹息着。

“这真是伟大，伟大。”

招惹得我那位同乡，那个少尉先生，微笑了：

“你过一会儿看见了巫峡又将怎样赞美呢？”

“难道还要比这更高更险吗？”

“难道还要？我说你听，那真是陡如削壁，山半腰是云雾，云雾上面还是山，我们不伸出头去便望不见天空。”

无尽的山。单调的山。旅客们欣赏的惊讶的眼睛也渐渐地厌倦了。那个微微发胖的江苏人把谈话的题目转到一件事情上，他以为对于四川人那是一个有趣的谈论资料。事情是一个嫁给四川人做太太的女人在成都写了一两篇游记，发表在北平的一个刊物上，对四川说了一些坏话，于是首先引起了南京报纸的攻击，后来成都的报纸也响应起来了，害得那位太太又生气又难过。总之，从头至尾都是十分无聊的事。然而他却提起了它，意思在听取我和我那位同乡的意见。

“对这件事我没有留意，”我说，“我根本就没有见到那什么游记，我平常不看那一类的刊物。至于在南京引起热闹的攻击，我最近倒听见一个人提到过，在我还算是一件新闻。”

“她说四川的鸡蛋没有鸡蛋味，是真的吗？”那个瘦长的教育学士笑着说。

“这点我倒还没有发现，虽说在北方住了五六年，我只记得四川的鸡蛋比北方的大一点。”我也笑了。

“四川和四川人并不是没有短处，”我那年轻的同乡带着坚决的口气说，“但她一点也没有说着。不必提她那些可笑的话，单分析她那种心理就可以发觉那是十分卑劣。她自以为是一个有地位、有声望的女人，现在是到荒僻地方去吃苦，于是对环境有点儿不习惯，便大发脾气了。那简直是向社会撒娇。但可惜社会并不是一个女人的丈夫。所以我说，四川的鸡蛋倒有鸡蛋味，四川的水果也有水果味，不过中国这些名人学者却很可怜，就比如她吧，仅仅著过一部鸟儿花儿式的白话高中外国史，而且还把美国整个弄掉了，却到四川大学去做历史系主任。”

“但她著过一篇关于中学生的文章，却引起了教育家们的注意，教育部因此通令减少初中的上课钟点。”那个微微发胖的教育学士说。

“所以我说她是向社会撒娇。”

我不能不在这里向我的乡土说一句抱歉的话，对于它我是很淡漠的。或者说几乎忘记了。然而叫我批评我的乡人，我并不是没有话说，我觉得有一个大长处，也有一个大短处。对于阔大的天空和新鲜的气息的向往、奔逐，我们无不勇敢而沉毅。至于短处，我可用一件小事来说明。在从前没有法院、律师的时候，案件全由县衙门处理，而打官司的仇敌们常同住在衙门

附近的小店里，彼此都有说有笑，有时还请吃馆子，虽说刚在县官面前，或者明天就在县官面前彼此很恶毒地、很狡诈地想构成对方的死刑罪，善于辞令应酬似乎是四川人的天赋才能。但不幸我生来便缺乏了它，我不是在人面前沉默得那样拙劣，被人误会成冷淡骄傲，便是在生疏的人面前吐露出滔滔的心腹话，被人窃笑。以此对于北方人的那种大陆性的朴质与真诚不能不感到十分可亲，十分依恋了。我并不是说北方人绝对地诚实，比如北平的仆人很少替主人买东西不落钱的（那在我们家乡足以作为辞退的理由），但他们欺骗的技术是那样拙劣，有如杜斯退益夫斯基^①的“诚实的贼”一样可爱。不知什么时候起我对于我的乡人便不感到可亲近，但现在，我面前的这位年轻人说话这样爽快，眼睛里发出诚实的光辉，我不能不对他十分信任了。也许在这年轻的一代人已没有那种短处了吧。我的乡土啊，我有一点儿渴望看见你了。

船驶到了巫峡。

又有许多欣赏家从舱里跑到甲板上来了。

我第一次经过巫峡是在七八岁时，那便留给我一个荒凉的愁苦的记忆，我很想知道在山的那一面有没有人家，是一个什么所在。后来从学校里得来的地理知识给我解答了。那是一个苦瘠的地方，饥饿的地方，没有见过幸福之光的地方，然而也是有人类居住的地方。所以我这时对于旅行家的欢欣，用很冷

^①今译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编者注。